

青浦何時希著

讀金匱劄記

甲子初春海昌吳克潛

題于蘇州醫學院時

年八十有七



本书提要

这是作者从学习《金匱》，到讲授《金匱》，经过五十余年的学习，再学习，然后跳出旧框，敢有自立。作者说：「忆昔白衿讲经，年惭最少；而今窮经皓首，补读毋迟」，可见他是在不断学习，写成这本《读金匱劄记》的。

作者付出如许精力，学习《金匱》，他自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求多，求果腹，如蚕之「食桑」；二是稍别美恶，识其当否，以为讲课，如蚕之「吐丝」；三是采集了各家注解，如五彩缤纷，以供「织绢」。这样的学习过程，或可作读者的参考。

本书对病种的分类，和条文的归类，是不拘旧格的。假如腹满是虚症，其中有几条大承气证，虽可并读作为鉴别，但证治应当划归于宿食门。又如好些条文属于痰饮，为原编者宋孙亿等误入它门，就分别予以归属，使之各得其所。至于文字的讹谬，也根据各家所载，如《脉经》、《小品方》、《诸病源候论》、《千金》、《外台》、《医宗金鉴》、丹波元简兄弟和陆渊雷氏等著，并多方参考，以求其正。

首五篇从「上工治未病」出发，谈到「亢则害，承乃制」，以至五藏循环相胜，有战斗，有休整，有生化的理论；阴阳毒伤寒、温病和阴寒、热毒的各

家辨论，虚劳病和劳瘵的区异；积聚病仲景特有的「三部九候」脉法，胃反病的脉因症治，以及妊娠诸病和养胎、妇人杂病的热入血室、藏燥病、阴吹病等，作者或考旧说，或参新解，或证经验，都可见出他自己的学识所在。

题 诗

甲子岁首，怀时希，并题

大著《读金匱劄记》，时同客吴门。

别来十八易裘绌，握手真成乐不支，相看笑貌无多改，白首穷经两教师。

常忆当年共事时，俨然白袷讲经诗（注一），赢得一堂声寂静，是何语妙竟能斯。
粉墨衣冠早擅场，醇醪三爵更清狂；自是英雄能俊雅，风流占尽一周郎（注二）。
快读新书与旧编，丝阑细字手丹铅。共忻盛世勤修述，愿为人民贡耄年（注三）。

注一：君时授《金匱》《伤寒》两科。

注二：君演周瑜，英姿俊发，东坡「大江东去」妙词，我能体会之。

注三：《释名》、《礼记》：七十、八十、九十皆称耄。

海昌吴克潜甫草

自序

岁戊寅至丁亥间，余受聘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中华国医专科学校为金匱、伤寒师。三校同时兼课，累逾四十学期。彼时长教务者：黄文东先生谢世今才数载；钱君公玄则中年不寿，墓木早拱矣；惟吴克潜先生耆龄硕德，岿然弥健，犹得序吾书而共说往事也。

所作为讲义者，程师门雪所授也。时盖边读边学，贩古人之说以讲之；偶出新意，则写为讲堂笔记。拮据之情，思之颡犹泚也。所读诸家《金匱》，以赵、周《二注》、程、沈、魏、李、高诸注、吴氏《金鉴》、尤氏《心典》、二丹波《释义》与《述义》、陆氏《今释》等为心喜，有所得则札之；有所疑则记之，以俟续考。劫乱之余，诸稿散佚殆尽，乃搜逋追忆而葺存之。

忆昔白衿讲经，年惭最少，于今穷经皓首，补学毋迟。清吴让之及吾程师皆有「晚学轩」之号，亦吾志也，勉旃勉旃。附之以诗。甲子初春时希序于东吴客次，时年政七十。

南阳探蹟未穷奇，廿五惭为众士师，辜负人家贤子弟，好书补读悔应迟。

祖庭趋对记犹新，立雪程门又廿春；
转益多师专带下，心传绝诣尚津津。
何幸能窥中秘书，光阴壮岁乐三余，
京尘十载无虚过，虚己聊医腹笥虚。
六十年来寝馈斯，从容医海一蠡窥；
网罗文献知甘苦，援笔何妨一写之。
老学求知敢不前，无辞继晷更膏煎。
汗颜汗简多疏略，匡正端期海内贤。

目次

吴克潜题诗

自序

卷上

一、上工治未病·····	一
二、中工治已病·····	二
三、治肝补脾之要妙·····	三
四、肝藏虚实之治·····	五
五、循环相胜动态平衡·····	六
六、疾病三因·····	七
七、色诊·····	八
八、辨息·····	九
九、辨脉·····	一

一〇、病种数字	一三
一一、缓急先后喜恶诸治	一五
一二、痉病	一八
一三、湿病	二六
一四、中暍病	三七
一五、百合病	三九
一六、狐惑病	四七
一七、阴阳毒	五一
一八、疟病	五九
一九、中风病	七二
二〇、历节病	七七
二一、血痺病	八三
二二、虚劳病	八四
二三、肺痿病	一〇二
二四、肺痛病	一〇四

二五、咳嗽上气病……………一〇六

卷中

二六、奔豚病……………一一五

二七、胸痺心痛短气病……………一二一

二八、腹满……………一三一

二九、寒疝病……………一三七

三〇、宿食病……………一四二

三一、五藏风寒积聚病……………一四六

三二、痰饮咳嗽病……………一五六

三三、消渴病……………一七五

三四、小便不利淋病……………一八〇

三五、水气病总论……………一八三

三六、风水……………一八六

三七、皮水……………一八九

三八、正水·····	一九一
三九、里水·····	一九二
四〇、石水·····	一九三
四一、黄汗·····	一九五
四二、五藏之水·····	二〇一
四三、血分 水分·····	二〇二
四四、气分·····	二〇五

卷下

四五、黄疸总论·····	二〇七
四六、穀疸·····	二一〇
四七、酒疸·····	二一四
四八、黄疸·····	二一六
四九、女劳疸 黑疸·····	二二〇
五〇、惊悸·····	二二五

五一、吐血	衄血	二二六
五二、下血		二二六
五三、亡血		二二八
五四、胸满瘀血		二二九
五五、呕 吐 哕		二四一
五六、胃反		二五五
五七、下利(下痢)		二六一
五八、疮痈		二七九
五九、肠痈		二八二
六〇、金疮		二八四
六一、浸淫疮		二八五
六二、跌蹶		二八七
六三、手指臂肿		二八八
六四、转筋		二八九
六五、狐疝		二九一

六六、蛇虫·····	二九二
六七、妊娠恶阻·····	二九七
六八、妊娠癥瘕·····	三〇一
六九、妊娠腹痛·····	三〇三
七〇、妊娠小便秘·····	三〇八
七一、养胎方·····	三一三
七十二、新产三病·····	三一六
七三、产后腹痛·····	三二一
七四、产后中风(产后风)·····	三二六
七五、产后呕逆·····	三二九
七六、产后下利·····	三三〇
七七、产后少腹痛·····	三三一
七八、妇人病概论·····	三三二
七九、热入血室·····	三三七
八〇、经病·····	三四一

八一、瘀血·····	三四七
八二、腹痛·····	三五〇
八三、咽中如有炙脔·····	三五五
八四、藏燥·····	三五八
八五、转胞·····	三六一
八六、阴寒·····	三六四
八七、阴蚀·····	三六五
八八、阴吹·····	三六五
跋后·····	三七四
引书目录·····	三七五

读金匱劄记卷上

青浦何时希初稿

一、上工治未病

原文：问曰：上工治未病，何谓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

《金匱要略心典》尤怡：《素问》云：「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肝应木而胜脾土，以是知肝病当传脾也。实脾者，助令气王，使不受邪，所谓治未病也。

时希按：夫人之受病也，其因有三，见于下文，而五藏胜尅之因不在其内。此段言治未病者，当为五藏偏胜之相尅，及五藏偏虚之受尅，非谓外邪之客也。邪客于脾理，当从外解，而乃研及五藏生尅之理，是曰小题大做，病在脾理而治藏府，亦是故作高深，离题反远。尤氏此段经文引用不切。

此「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三句，当分三段解：病有虚实，虚则受制于人，实则始能尅人。若肝虚则不胜于人，何能传脾，而当虑肺胜之相加。此解「见肝

之病」一句。《内经》、《难经》、《金匱》凡言五藏生尅，均喜举肝脾为例，相沿已成文字之习惯。非谓五藏惟肝能传，惟脾受传也。既能传脾，必是肝实，实则尅人，必传脾土，可将肝虚症排除。此解「知肝传脾」一句。既知肝病当传于脾，亦当诊脾之虚实，脾气若实，或适当长夏脾王之时（「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脾，如是则。「治未病」之法不中用矣。若其肝旺而脾虚，而又病不在长夏，则宜先安其未受邪之地，即以甘药补之，《难经》所谓「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此能治其未病，是谓上工。此解「当先实脾」一句。

二、中工治已病

原文：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

时希按：肝病治肝，亦能愈病，不可厚非。使人为上工，见一病即论生尅，恐涉于涛张为幻，转滋变端。但能明辨肝病之虚实两端，实则泻肝，使不尅脾之虚；虚则补肝，令无受肺实之传，岂不暗合于上工治未病之旨。此四句原文，乃《难经·七十七难》「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

也」五句之缩写。

三、治肝补脾之要妙

原文：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藏准此。

尤氏：肝之病补用酸者，肝不足，则益之以其本味也。与《内经》以辛补之之说不同。然肝以阴藏而含生气，以辛补者所以助其用；补用酸者，所以益其体（时希接：此二语极有用，须记取之）。助用焦苦者，《千金》所谓心王则气感于肝也（时希接：焦苦者苦温之品，所以助心阳者。所谓心旺则气感于肝，言五行相生之道则不通，火能生木乎？言君相同炎则可释，然拨动二火，岂治肝之道乎）。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者，越人所谓损其肝者缓其中也（时希接：甘味补脾，知为肝实脾虚病，则与肝损之义不符，肝损者肝虚也，不能尅脾，何用甘味以补脾）。

时希按：酸苦甘三法不能同施于一病，如酸与苦温合法，酸以补肝为肝虚，苦以补心，心旺后可致火尅金，金伤而不侮肝，肝虚可复，一也；亦可致心旺则不盗母气，而木气可以自复，二也。然肝虚则不忧尅脾，而再用甘，是实其实。《素问·五运行大论》云：「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脾所不胜者肝也，重实之后，当虑其侮肝。肝实症则酸、苦二法皆不宜，惟可用甘药实脾，以御肝之传。如是酸与苦治肝虚，甘治肝实，三法各治其病则可，合治一病则不可。「酸入肝」以下十八句，当分三节解，至「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为一节，最不通顺，用甘入脾法者，必是肝实脾虚症，「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土尅水，人为造成之肾虚）；水不行则心火气盛（水不制火，心实）；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火尅金，肺虚）；金气不行则肝气盛（金不制木，肝实者更实），则肝自愈」。此论也，盖虚实未能判明之医，无端补脾以伤肾，纵火以刑金，又重实其肝，五藏俱伤，肝病何尝能愈。此犹盲人骑瞎马，而恣意横行，其祸可胜道哉。不知何代注释家造此谬论，使发卷读《金匱》者，为之迷惑不得其解，废读而兴叹也。此为第一节。「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二句为第二节，既用甘药，便是肝实，岂非自相矛盾。末节引《难经·八十一难》文字「假令肺实而肝虚微少气，用针不补其肝，而反重